

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

1949  1979

群 众 出 版 社

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



群众出版社
一九七九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刘书堂

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5印张 360千字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—20000册

定价：1.87元

目 录

- 虎穴追踪……………王应慈 任桂林 王玉堂 (1)
- 徐秋影案件……………丛 深 李 赤 (65)
- 冰山上的来客 …………… 赵心水 (127)
- 寂静的山林……………赵 明 (203)
- 羊城暗哨……………陈残云 (289)
- 猎字九十九号 …………… 周振天 黎 阳 (383)

虎 穴 追 踪

王应慈 任桂林 王玉堂

字幕：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。

远处是残缺的城墙，敌人在城前构筑了密集的地堡群、铁丝网、鹿砦……

黄昏，太阳从密云中透出几道光芒。

沉寂的前线！

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寂静，敌人的地堡里喷射着火焰，子弹雨点般地追逐着一个人——我们的侦察员李永和。

他躲闪着前后左右的子弹，矫健地钻过铁丝网，滚下土坡，穿过鹿砦……

子弹“扑、扑、扑、扑！”在地上弹起一团团灰土。李永和急忙卧倒在一棵枯树根前。

一排子弹打中了枯树。

他抬起了头，以侦察员所特有的眼神观察了一下敌人的火力点，又摸了摸藏在怀里的情报，然后腾地跳了起来，向我军阵地奔去。

两颗炮弹在他的左近爆炸了，他消失在硝烟尘柱里……

深夜。

在一所离火线不远的小屋子里。

桌上点着一盏马灯，李永和正在大吃大嚼。公安机关的陈惠远处长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李永和送来的情报。

陈惠远：“可以说应该弄到的你都弄到了。”

李永和：“就怕迟了一步。”

“不，正是时候。傅可同志！”陈惠远把情报交给应声进来的傅可：“马上派人送到司令部去。”

傅可接过情报走出门去。

陈惠远在李永和身边坐了下来，关切地：

“大娘身体好吗？”

李永和：“她天天叨念着：她老啦，快解放吧！再不解放就见不着你和云午啦！”

陈惠远大笑了起来：

“你们娘俩真是一个样：都是急性子！这一次我可给她准备了一件好东西。”

李永和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陈惠远：“嗨！不告诉你，咱们先谈工作。你想，这时候敌人下一步棋会打算怎么走法？”

“下一步棋？”

李永和放下饭碗，困惑地看着陈惠远。

陈惠远：“是啊！根本没有去想这回事吗？我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块上学的时候，你那些聪明远见都跑到哪儿去了！”

“你先别骂！别骂！我知道糟了。”李永和站了起来。

陈惠远：“想到了吗？”

李永和：“敌人定要做失败以后的潜伏部署，还想卷土重来！”

“对了！”陈惠远也兴奋地站了起来：“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把敌人败退之后的潜伏名册拿到手，这对将来巩固我们的胜利会有多大作用！”

李永和：“可是我……现在迟了。”

“不可能每一步都是顺利的。”陈惠远从图囊里取出一个敌特符号：“我给你准备好了这个。”

李永和接过符号，小心地装进口袋，眉毛一拧，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劲，急着就要往外闯。

“来得及！”陈惠远一把拉住了他：

“总得吃饱饭！”

城边。

拂晓，浓雾迷漫。

李永和从浓雾中慌乱地朝城门口走来。

“站住！”一小群敌兵吆喝着从工事里钻了出来。

李永和忽然机警地沉住了气，放慢了脚步。

敌人气喘喘地围住了李永和，刺刀、枪口摆了一圈。

“想干什么？”李永和泰然自若而又稍有不满地问了一句。

为首的一个敌人摆出一付得意而又凶恶的脸相冷笑着：

“干什么！我看你们这些共产党的探子都吃了豹子胆啦！”

接着命令敌兵：

“搜！”

“别找麻烦！”李永和掏出敌特符号，朝为首的那个家伙面前一伸。那家伙接过符号，反复查看了一下，随即又装出笑脸：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然后又凶狠地对敌兵们吼了起来：

“是谁报告的？都给我滚！”

他的“部下”一个个瞠目结舌地“滚”了回去。

“真倒霉！”李永和慢吞吞地收起符号，两手插在短褂口袋里扬长走入城去。

城中。

敌司令部某处办公室内。

敌军顾问威尔逊躺在安乐椅里，一双脚跷在桌上，将看完的潜伏名册朝桌上一摔：

“太少了！”

特务头子张国忠奴颜卑膝地捧起潜伏名册：

“人数虽然不多，可是一个顶一个，都是百分之百的反共分子！”

威尔逊：“百分之百？”

张国忠：“是的，上校先生，是您教导我们：一个人要顶上一颗原子弹。”

威尔逊站了起来：

“应该统统像崔希正那样：共产党看，是红的；我们看，是白的。这样的人才能执行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。”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橡皮糖投进嘴里嚼着，继续说：

“告诉崔希正，假如现在只有三个人，将来要变成三百，三百要变成三万！”

张国忠：“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，把全部责任交给崔希正，好吗？”

威尔逊：“有什么不好？”

张国忠：“共党的侦察人员无孔不入，万一有失……”

威尔逊：“这个顾虑对崔希正来说是多余，多余！”

张国忠：“这……”

敌司令部门前的大街。

街道里戒备森严，行人稀少。

张国忠的司机老钱坐在吉普车里抽着烟，不时地看看表，望望街道。

一条狗懒洋洋地穿过街心。

一、二个敌兵萎靡地沿着墙根走去。

老钱忽然发现他正在想望的人来了。

一个伤兵拄着拐杖从街心里慢慢地走近吉普车。他就是李永

和。

“给点水喝吧！”

老钱取下水壶：

“对伤兵老爷，真是没办法，喝吧！”

李永和打开壶塞。

“怎么样？”老钱低声问了一句。

李永和一边喝水一边回答：

“要说的话太长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到特务的潜伏名册。”
说完就把水壶还给了老钱。

老钱：“晚上碰头？”

李永和默默点头之后，一拐一拐地转进一条小巷。

张国忠和他的卫兵从大门前台阶上走下，坐上吉普车，汽车急驰而去。

街道。

小吉普迎面驰来。

老钱一面开车，一面注视着车侧的反光镜。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张国忠疲惫地坐着。

汽车拐了个弯。

张国忠打开皮包，取出潜伏名册。

老钱发现了映在反光镜中的潜伏名册，激动地咬了一下嘴唇。

吉普车差一点撞到一个敌兵，老钱赶紧搬动方向盘，汽车一直开到张国忠的私邸——也就是他进行罪恶阴谋的地方，停了下来。

张国忠：“明天早上六点钟把汽车准备好！”

“是！”老钱一直注视着张国忠走进门去。

李永和家门前。

寂静的小街。李永和的儿子小毛坐在门口台阶上啃窝窝头，两只眼睛却看着街上。

老钱走了过来，小毛轻轻叫了一声：

“叔叔！”

“嘘！”老钱安详地在小毛身旁坐下，接着在门上打了一下暗号：“达——达达达！”

门开了一条缝，李永和的母亲提了一双小鞋跨出门来，在她的暗示下老钱闪进门去。李母装着生气的样子对小毛说：

“你就不爱穿鞋！”老太太一面给小毛穿鞋，一面警惕地看着街面。

一小队敌兵跑步而过。

李家屋内。

李永和对老钱说：

“明天早上六点钟，我们一定在那儿等你。”

老钱点了点头，又在门上敲了两下：“达达！”

李家门口。

老太太在门上回了两下：“达达！”表示门外无事。老钱一出门就掏出一块糖塞进小毛嘴里，小毛笑了。老钱安详地从原路回去。

张国忠办公室。

黎明之前。

张国忠紧张地收拾着保险柜里的东西。他的女秘书资丽萍在检点、焚毁文件。一切都很零乱。

枪炮声愈来愈近。

时钟响了五下。

资丽萍面带愁容地问：

“飞机几时起飞？”

张国忠：“只是准备万一！”

资丽萍：“你的太太、少爷们早都走啦！可是硬要把我留在这儿！……”

张国忠抱住了她的肩膀，带安慰带哄的：

“怕什么！我会告诉崔希正，你的安全要他完全负责。”

突然，室内电铃响了起来。张国忠马上把保险柜关上，同时指示资丽萍去开门。接着又暗示她退入另一个房间。

潜伏得很久老牌特务崔希正一进门来就用两眼向屋子一扫：

“要撤退？”

“撤退？”张国忠不同意地说：“只要你们在，就不算撤退。不过是换换班子而已。”他从桌上的皮包里取出一份早已译好的电报交给崔希正：

“你看这！”

电文：“国忠弟：地下军潜伏事宜，遵照威尔逊上校指示，同意由崔希正负责，并委以反共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。郑叩。”

崔希正看完电文就往沙发上一坐。张国忠又把潜伏名册递给他。

张国忠：“这是潜伏名册，共党以为消灭了我们的军队，可是我们还有，就在这儿。共党想占领这个城市，可是统治这个城市的依然是我们，是你老兄！”

崔希正：“难啊！老弟！”

张国忠打开保险柜，取出一个小铁箱。

附近响了几下震耳的炮声，天花板掉下一些尘土。

张国忠尽力抑制着不安、恐惧，把箱子打开，里面装满了金条。

张国忠：“够不够？”

崔希正：“我们的对手，不好惹啊……”

张国忠：“要相信我们的计划，世界局势一定会变化的。”

崔希正：“这要等待啊！”

张国忠：“等不了多久。”

有人敲了几下房门，张国忠马上关好箱子。

老钱推开门，稍稍侧进身子：

“该走了吧？”

张国忠：“知道了！”

老钱机警地向崔希正闪了一眼，然后退出门去把门关上。

崔希正：“老弟！全部人马就这些？”他指了指名册。

张国忠：“你是老行家么，应该谅解我的用意。总不能叫你孤军作战。”

炮声激烈起来，房子都像要震垮了似的。崔希正拿好东西站了起来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好吧！”

“走这里！”张国忠把崔希正领到另一个门边，在崔希正正要出门时，张国忠又叮咛了一句：

“请你注意，如果把名册落到共产党手里，那就一切都完蛋了！”

崔希正：“这你放心！连你的女秘书，一件也丢不了。不过你的司机……”

张国忠：“这我自有安排。”

崔希正这才消失在门外过道里。

街道。

拂晓。

老钱驾驶着吉普车在烟火弥漫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行驶。

张国忠在一旁催着：“快！快！”

正前方飞来了一颗炮弹，随着爆炸声一幢房子倒了下来。

汽车开到刚才爆炸的地方，石头瓦砾砖木挡住了去路。老钱跳下车来，搬动木头石块。

张国忠焦急地看着表，嚷着：“快！”

老钱故意慢慢地搬着木头。

张国忠突然坐到司机座上发动了汽车。

老钱吃了一惊，丢下木头。

汽车开动了，而且正要越过障碍。

老钱情急智生，掏出手枪，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拉住手把跳上了车。把枪口对着张国忠。

“怎么啦？”张国忠大为一惊。

老钱命令地：“走！”

飞机场。

飞机场地上停着一架飞机。螺旋桨已在转动。

机仓内塞满了惊慌失措的蒋匪高级军官，其中夹着威尔逊。

街道。

吉普车里，老钱命令张国忠：

“拐！”

张国忠无可奈何地摆动方向盘。

汽车拐入一条岔路继续前进。

从一个老百姓家里跳出两个敌人，一个是军官，一个是兵。那个兵扛着箱笼什物，那个军官一手挟着细软，一手向屋子里打枪。屋里传出一声惨叫。

老钱义愤填膺，举枪连发两响，击毙了那个杀人抢货的匪军军官。

张国忠趁老钱视线转移，掏出怀中手枪朝老钱打了一枪。同时把车煞住。

老钱在坐椅前面倒下。

张国忠将车倒回。

老钱醒来。

张国忠换了车挡，正欲调头。

老钱挣扎起来向张国忠猛扑过去。

两人互相扭住滚下车来。

废墟。

李永和和刘铭等三人伏在一堵断墙后面焦急地等待着。

李永和：“怎么还没有到？”

吉普车旁。

老钱和张国忠扭在一起翻滚着。

废墟。

李永和：“迎他们去！”

李永和带着刘铭等跳出废墟。

吉普车旁。

老钱渐渐不支。

张国忠卡住了老钱的咽喉。

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张国忠的肩上突然挨了重重的一脚，张国忠被踢翻在地上。他那残暴凶狠的脸突然变成了极度恐怖的表情。

李永和拿着手枪对准了张国忠，刘铭等人也跑到了他的身后。

李永和指挥刘铭等人捆上张国忠，自己捡起了张国忠掉在车

上的皮包，并扶起老钱。

老钱睁开了眼睛：

“山……”

“山？山什么？……老钱！老钱！”

可是老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！

一架敌人的飞机从城市上空哀鸣着飞过。

张国忠失望地低下了头。

喊声震地，我军突击部队冲过街道。

老钱闭上了眼睛。

我军后续部队越过街道。

李永和家的门前小街。

我军担架队紧张地越过小街。老百姓都走出门来。

李母带着小毛也站在门口兴奋地看着。

陈惠远和他的老友夏云午骑着马到李家门口站住。

陈惠远：“大妈！”

陈、夏二人翻身下马。

李母看了半天：

“啊呀！惠远！云午！把我的眼都盼红啦！快进去憩一会！”

陈、夏二人拴好马，随着李母走进门去。

李永和家内。

李母把他们让了进来。

夏云午：“小毛这么大啦！”

李母一边倒水一边对小毛说：“叫夏伯伯！”

小毛：“夏伯伯！”

夏云午：“我看到你的时候才这么大。”说着比了个手势。

陈惠远：“怎么不叫我啊？”